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

七

誠齋先生易傳下經卷第十五

廬陵楊

魚

廷秀

蓋

三

離下

豐亨主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

以動故豐且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

乎况於鬼神乎

豐者曹孟益大之時也聖人於是時其言乎其

王假之豐之有孰致之吾王致之而至於此也明而照動而有為是以致之

也致之矣曷為而憂乎此也言上之明宜如日之方中者日

也中則尚宜照也勿謂方中其中將昃勿謂宜照其照將夕蓋日

中者昃所倚月盈者食所伏盈者虛之源息者消之根天地也且

月也鬼神也四時也所不能道況於人乎况於天下之治亂安危

存亡乎晉武知憂必无身後之亂明宜知憂必无末年之變知憂

者其惟堯舜之儆戒禹湯之象曰雷電皆至豐且君子以折

獄致刑至則獄辭不能折而服明至而斷不至則威刑不能致

而果故心雷電皆至而後可豈惟刑獄哉高帝无離之雷則躡足

其力且人命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

无咎過旬灾也禹稷當平世君子之幸也顛于常亂世君子之

之幾者其君子幸不幸之雜也欽初九以剛明之賢當明盛之世

遇九四同德相應之迹臣為己之所主已往而從之其功業成就

必有卓然可尚者豈非初九之幸也哉然幸未久而灾至者何也

時金明盛而六五柔暗之君也初九在下之遠臣也九四在上之

近臣安能以已之昭昭啓君之昏昏乎故四老能從望之以待元帝而

帝而不能報惠帝之系劉更生張猛周其能從望之以待元帝而

豐

也同德相配故曰配主曰上七者四為六二豐其謙日中見

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至昏不可望全明不可清故麓不可以為鏡畫不可以為夜可辨

者非全明也其資根乎暗也世无不霧之晨而霧不能以晨為昏

所能辨故也今日中至明至盛之時而見斗是能以畫為夜也

者无日而畫晦欲意者非无日其有日而食之既欲然則日中見

斗非其明之可辨也以其日之至昏也豐者日中之時也部者有

物以揜之也物揜日而見斗非揜之者之罪也故曰日月暈于外

其賊在內六二為離之主而居中宅大臣之位而居正此明盛之

至而中上之至也以此事君致之堯舜之上可也然往而事君動

而見疑至而見疾者句也亦有小人以揜吾君之明而蔽之也小

者誰乎上六是也上六何以能揜君之明也六五柔暗之君也无

上六猶暗也況加之以上六乎其陸贄事德宗之事乎德宗根乎柔

暗之資而力為強明之跡夫君道之所在強不在於折敵衝而真

強於折邪使明不在於察淵魚而真明於察蕞歎德宗示強不足以

折盧杞而以刻薄為強明不足以察延齡而以猜忌為明故怒公捕

疑蕭復仇陸贄皆日中見斗往得疑疾之類也雖然日子之道不

以君之明暗而一其心也一於全誠孚信以發吾志而已足吾之

誠心而君不疑不疾固吉也疑焉疾焉亦吉也故梁州之行求贄

不得而帝泣趙學不以為已悅忠州之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

賤終其身而不還不以為已凶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

不可用也

君子之道不用則已用矣而止以小事塞焉猶不用也

之大事乎致君澤民舍此事无大者九三以剛明之德居下卦之

之上君子有德而得位者是故下則欲豐其民之澤如彼此沛

澤之洋溢上則欲增其君之明如日之方中皆大事也然欲為大

事而不可為欲用其道而終不可用何也六五柔暗之君非吾一

人所能扶持也所持者同列之相應也而今也不幸與上六之小

人為同列先之而後者誰欤左之而右者誰欤同列不應是有左

臂而右右肱也一手不能舉海鼎一臂不能推大車天下大事而

以一人為之惟見民益搗而不蘇君益昧而不明九三拱手太息

九四豐其

部日中見

斗遇其夷主

象曰豐其

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九四居近君之地必動卦之初有陽剛之德此亦

君子之剛而有為者也其如上六之小人揜其明也而況九四乎

以有為乎六二之大臣且不能發其蔽而啓其明也而況九四乎

然猶幸其下有初九之賢來主於我而我為之主吾道其庶幾可

行乎故吉曰夷主者同德相應而為等夷也如夷於九縣之夷曰

位不當者以陽居陰也九四高則頽離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由司城貞子次亦不失為魏无知常何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天下有不可為之事乎天下有不可

時而柔暗之六五為之主宜其傾厚非一木之支决何非捧土之

障也而下有六二大臣之賢近有九四亦臣之賢外有九三羣臣

之賢遠有初九小臣之賢六五能虚心謙德以招來眾賢之章明

知初九之剛明可尚身處在遠而不忘君也我是以用之於先知

六二之中正孚信虽疑疾而不改度也我是以用之為佐知九三

之志於致君澤民而欲立大事也我是以用之於在列知九四之

在左右前後能旁招初九以協恭於君也我是以用之以自近昔

也天下以吾君為柔今則慶之之吉也舍已之剛昔也天下以吾君為

暗今則慶之之吉也舍已之明也其小猶為齊威也而况不為

剛舍已之明用人之明即已之明也

威王者乎然則其致豐大明盛之治非幸也夫以羣賢輔一柔暗

之君猶足以致豐大之慶言况得剛明果幽聰睿勇智之君而事

之其所就豈小哉故曰天下有不可為之事則賢不足尚矣六柔

暗五剛明故有慶言吉六陰柔亦謙虛故能用人又六五陰爻而

雷質雖柔而實剛君雷而佐電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

雖暗而亦明与它卦六五異矣

聞其无人三歲不覲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

聞其无人自藏也自古小人揜其君之明者何也君明則必憂

樂君明則必勤總攬勤總攬則已无權勢矣故必揜之以逸遊君

明則必親君子親君子則已失恩寵矣故必揜之以姦諛此仇士

良之所以傳心術之秘於其徒也故聖人發其心之至隱而曉以

禍之必然曰汝之揜君之明不過欲豐乎已之屋而已不知豐其

屋者適以揜其家而不光又不過欲高其位而天飛而已不知高

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遁家之揜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熠

耀行於室糜鹿游於臺矣豈復覲汝家之有人跡乎山莫大焉凶

又有大者飛隼之謀不足甲而甲成湯之不祀季迷之戮不足痛

而痛昭宗之罔終為

入主者可不戒哉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離上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

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川內而外

外為客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離

上為旅旅非不亨而曰小亨何也旅者人之失其居而窮於外者

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身猶不亨也又曰旅貞吉者居

家而不貞尚非吉之道况窮於外而不正則上交必諂而主人莫

之敬下交必瀆而徒御莫之尊取而不正則汗進而不正則勢留

而不正則濡去而不正則通故旅貞則吉孰為旅道之貞乎以為

客則柔亦不過於柔必順乎剛乃為得其中仲尼不主彌子也是也

以所主而止則所止亦不妄止必麗乎剛也

皆旅道之自也曰柔得中謂六五曰得中乎外謂六五在外卦曰

順乎剛謂六五順九四九三之二剛曰止而麗乎明謂山與火也

柔而在外旅之時義大矣哉彼其繫在遇義在此其繫在守遇

故為旅非我所能為也守我所能為也聖賢君子不幸而為旅盡其所能

為聽其所不能為而已庚吉重耳俱寓於秦無異寓有異時仲尼

有同去无同義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

留獄則刑不明則冤故欲明過明則察故欲謹過謹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初六以陰柔之資

人之棄遠而在旅者也上之不能如仲尼在陳而弦歌不輟下之

不能如鍾儀在晉而樂不忘德方且經營瑣瑣細之鄙事以自封植

依

童僕自終无尤也六一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然能

焉即之而不危所挾有資用退然懷之而不露所徒有臣僕翕然

得其心而不離也曰為旅而无悔尤矣晉文公之奔也則秦伯則

拜見野人亦拜不曰柔順以人乎文而有禮好客而不貳亡十

九年守志弥篤不曰中止以已乎廣而儉懷安而能遷不曰懷

其資而不露乎其自正如此故至楚楚饗之至齊秦齊秦

妻之秦納而歸之可謂旅即次矣腹心則子狎子爵服肱則魏

必自能辨之者六二旅即次懷其資貞得童僕自象曰得

童僕自終无尤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貞得童僕自象曰得

童僕自終无尤也

童僕自終无尤也

童僕自終无尤也

童僕自終无尤也

童僕自終无尤也

童僕自終无尤也

童僕自終无尤也

童僕自終无尤也

童僕自終无尤也

賈他紀綱則秦之二千人可謂得童僕矣豈九三旅焚其次喪惟在旅而无悔尤哉旅而歸歸而霸孰禦焉

其童僕自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

喪也九三亦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為客依人而以剛

无所歸小則喪其童僕而莫之助也魯昭公係于齊齊不禮焉而

安其造于竟弗聽是剛而不能下人也使請逆於晉而晉又不答

是焚其次也魯之歸馬者公執之魯自是不歸馬季孫將如乾侯

見公而與之歸國而公不見自是不歸國是喪**九四旅于處得**

其童僕也雖自厲危厲而亦不自乎近離故焚

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次資斧

心未快也九四在下卦之上上卦之初亦公侯大臣之在旅者也

至如外地之次言也得其資而猶能富貴人得其斧而猶能威罰

人也然雖在內地而猶未得位**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

公在櫟衛獻公在夷儀之時乎非二

誓命象曰終以誓命上逮也六五王者之蒙塵而在旅者也

虞思之國宣王既乃公之家是亦旅也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

開聖人其旅之六五乎六五為離一卦之主明之至也有坤六五

之文德之盛也有文明之德居至尊之位而牧之以謙柔如射文

明之羽而不再發言發无不中也此其所以得乎人之譽上得

乎天之命自旅寓而後歸其天下國家故矢其文德宣之文也明

大雅美之則雲漢崇高至丞民韓奕則又美之江漢常武則又美

之兵譽不盛矣乎天監有周保茲天子詠於詩上天佑之為生賢

佐載於傳天命不隆矣乎其中興也孰禦焉故有德則少康宣王

自旅人而為天子無德則太康厲王自天子而為旅人有天下者

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

于易終莫之聞也上九亦王者之蒙塵終於旅而不歸其國者

厚其身如先笑後慟又失其大物如喪牛而其甚易此晉末帝信景

何可得遊
而不許旅
而不可得斯甚矣衛莊公示我州人以璧而不受胡亥請為黔首

巽上巽下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重巽以申

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

往利見大人巽身而小何也折二卦而言則一陰雖為主以不

下而順在上得位之二五蓋无往而不順巽順也入也

是以利有攸往而无險惟其能順是以利見大人而无阻

剛巽乎中正謂二五柔皆順乎剛謂初與四皆以象曰隨風巽

君子以申命行事一風先之上卦也君出命之象一風隨之下

而莫之違風與命令之象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

退士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天下之理可進則進而不為

陰柔在下而過於卑巽是小人也進退皆疑而莫之適從其不左

右反覆而賣人之國者幾希其封倫裴知之徒乎然則巽之初六

无所可用乎其惟利武人之貞乎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

者用之為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謙故李愬之

拜裴正而非邪上下之大分也韓信之師廣武謙而非諂師資

欲易窮則變，變則通。顧用之何如耳。故巽之初六，用之進退而美。志疑，用之武人將帥，而其志治。說卦：巽為進退，故疑。又其究為躁。

武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

吉得中也。 巽德之順也。善則為謙，為恭，為遜。過則諂矣。鞫窮不

抑其陽剛之德，而自處於陰柔。此已卑巽矣。不惟自處於陰柔，而

又處於卑下。此又過於卑巽矣。不曰巽在牀下乎？大臣君之股肱，

國之棟幹，民之表極也。今若此，豈所望於大臣乎？其孔光、張禹、胡

廣、趙主之徒乎？然則巽之九二，又无所可用乎？其惟用之以祭祀，

則百官各奉其大上下神祇，其次山川社稷，其親祖禰宗祧，用祝

史用巫覡，奉牲以告，奉盛以告，順其時，盡其禮，紛然有事，穰焉降

福，百拜而不為諂，駭奔而不為卑，何也？事神不嫌於卑，巽也。然聖

人猶戒之曰：得中而不得過。況事君而過於諂乎？然則過於卑巽

者，用之為史巫則吉，用之為大臣則凶。用之於事神則无咎，用之

於事君則有咎矣。空易者當以聖人所言逆其所不言。下卦三二

陽覆上而橫牀之象也。一陰承下而對峙牀足之象也。九二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

志窮也。 九三以剛處剛，非能巽其身，以剛乘剛，非能巽於人。然

之下，是有時而屢不巽，有時而屢巽也。其所謂人而无常，不可次

巫醫者耶？故雖巽而吝，且窮何也？得之於六四而失之於九二也。

廉以不巽，而辱蘭蘭，以巽而辱廉。九三其廉之徒乎？九二頻巽，猶復六三之頻復，頻屢也。

六四悔亡，田獲

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卦六四以柔處柔，以順重順，居

下卦之上，上下則順乎二陽之臣，順上者上亦順之，順下者下亦順

之。以一順而獲三順，猶蒐田而獲君庖賓客，乾且之三品也。九五

君庖之象也。九二九三賓客乾且之象也。是爻也，內吉有焉，以厲

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士日，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

五

九

五

九

五

九

五

九

五

後喻之以利害之久使民曉然知利害之實則欣然順上之令而樂從之矣是以有終故盤庚遷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化商民先之以召誥洛誥後之以多士多方皆先庚後庚之義也中者事之始庚者事之更甲於四時為春於五行為木蠱之下卦巽也巽為木故言甲庚於四時為春於五行為行爲金於五色為白巽之上下卦皆巽也巽為白故曰庚

在牀下喪其資斧自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

斧正乎凶也 九二在下而卑故為巽在牀下上九在上而高亦為巽在牀下何也上九巽之極過於順者也

在上而過於順何異於在下之卑而順然上九之巽與九二同而九二則吉无咎上九則凶何也九二中正之順上九巽邪之順也何以知上九巽邪之順也上九位極乎人臣身極乎崇高愛其所不有之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而身愈危也故小則喪其資用大則喪其權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季斯憂蒙括之代其相則順趙高廢立之邪謀懼失其爵祿而求容則順二世之欲而勸之以逸樂將以順易位而以位易宗故曰馬遷論之曰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可謂洞見其肺肝矣斧謂權勢上窮謂高極正乎謂不正

三三 允下 允亨 利貞 象曰允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

其死說之大 句 民勸矣哉 允亨而亨天人說也天人奚而說說柔外以說民也惟民說故天說惟利民故民說惟不利已故能利

民惟正已故能不利已湯之寬仁兆民自不殖貨利始不殖貨利亦云革言天人之說乎湯允言天人之所以說也天人俱說惟無事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勞而忘勞是惟無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忘死非人之情也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夫我勞而忘勞禹之治水是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是也象曰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天下之可說者莫小於声色臭味而

畫思夜慮而莫廣於朋友講習不觀兌之象乎兩澤相麗則水泉相益而不涸一友相講習則義理相益而不窮而况九澤與衆友乎

是以君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當兌說之

子論之於下君臣相說於上此衆人所說而聖人所甚不說也必有踈

遠在於下之士負特立不倚之剛獻可替否以相濟而不疑其無幾

不至於容說之朝乎所以吉也勿九是也陽居陽至剛也在下

无附至踈也至踈則大和不能怵至剛則大剛不能懼此而行之

何疑之有故成帝燕安之餘非朱雲莫能斬佞臣神堯平定之初非

孫伏伽不敢誦游戲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洛水兌以說為說和兌

以不說為說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禮不妄

子難說故妄說人者小人也易說者尤小人也九二居大臣之位

當兌說之出天下視其所說而趨焉者也惟九二以剛正之德居

中正之地見其誠正可說者說之其偽妄說人者絕之則天下

誠正者至而偽者遠矣惟其孚誠者說之此其所以吉也志矣

又曰悔亡贊之之至也故周伯仁受刀劫之使而仲智責之張九

齡喜蕭誠之軟美而志必謙之皆愧於兌之九二者也然仲尼猶

戒之曰信志也謂彼之誠信亦必察其出於志蓋恐六三來兌

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聖人之誅盜輕於誨盜與兌之六

陰柔邪佞披此以來而求說於上鬻鬻而不售已之吉亦國之吉鬻

而售已之凶亦國之凶六三之凶于而身不足答也說六三之柔

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兌說一也而所

君容說者有以安社稷為說者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兌說之時

傍徨焉躊躇焉商權而謹擇焉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也性容說

之小人有心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君心勤政彼病之以逆豫君

心憂亂彼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靜自彼病

之以威武六三之來兌即容說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

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

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徵用而

封倫沮李絳入而承權去春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

剝位正當也小人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利陽邪利正雖以九五之剛明中正難訟於其上三陽之可否誠
正介隔於其下然六三以兌訟而來焉上六以兌訟而引焉九五
萬一輕信二陰而爭焉則利之胎具矣安得不危厲而抵牾哉九
五居此位也則必當此責也可不懼乎堯且憂驩覽畏孔士况不
為堯者乎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賢人在上引其類小
也故上六兌訟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兌之小人然率而无成發而
不中者上有九五之剛明以剝為懼下有二陽之眾正以隔其來
又以上六在一卦之外无位以昌其黨此小人之道所以不至於
光直而乱天下也驩覽薦共上而堯吁僉言薦鯀而堯弗皆引兌
而未光者坎六三下卦兌訟之極上六上
卦兌訟之極又皆陰柔故上者引下者來



坎下
巽上

渙身主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身剛來

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

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齊大難者存乎不散大難者存乎德既濟
既散而不居者存乎道渙散也其為卦坎

下巽上坎水也險也難也下卦內也坎下者難在內也膏脊內痲
非凌理之藥所能達禍亂中起非都鄙之政所能排當是之時孰

能濟此難而散之者其惟巽之君乎蓋濟難者才也散難者非才
也頃刻能亡秦而不能散漢以為楚曹操能平羣雄而不能散吳
蜀以為魏項操勇曹叔智皆才也非德也欲天之難永散而不再
合惟德足以服人心而後可巽之才木也其德風也水之殘能溺
萬物然乘一木則收然而濟水之怒能決九山然遇一風則欣然
而散才以濟之德以散之天下之大難一朝渙然而不復聚渙之
所以身通也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言王者之才足以濟大難也
曰利又曰王乃在中言王者中正之德足以散大難也然天下
之六難濟之易散之難散之易散之而不居漢平吳亂晉平陳亡
隋居之而驕也武王一戎而天下定難已濟矣散牛而不復用難
已散矣武王方且祀于周廟大告武成曰此惟先王之德也予小子其
惟大土王季之勳此惟文考文王之功至於在我則曰予小子其
承厥志而已退然无功之名至此然後見才不足為武王道德不
足為武王言非有道孰能謙巽而不居其功乎不居斯不驕不驕
斯不敗故巽之才在木而不在木巽之德在風而不在風兼天地
人之謙者其惟巽之有道歟故曰既濟既散而不居者存乎道此
象身所以自之以王假有廟然後及濟難散難利貞之 **象曰風**
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卦辭言王假有廟舉其象
曰身于帝舉其詩言不歸歸

功於祖考又當歸功于天享于帝昊天有八命是也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

六之吉順也初六達險難之時屈卑下之位而挾拯難之志是

聖明之君子在下而莫我達也其在擇不在擇而在蚤初六今何從從

可計也莫若擇其賢而有力者九二者大臣之剛正所謂賢而有

力者歟其賢如驥之德其壯如驥之力初六從之順乎其吉沛乎

不蚤非所以擄拯難之志也擇所從而得九二得九二而從之於

初吉何疑焉信從何平從无知諸將從鄧禹秦府之士從馬九二

元凶拯難之功何如哉六順也初蚤也九二乾交乾為馬九二

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君子當平世為霧中之

而不聞非揚也君子當亂世為決川之禹為救火之僞雖焚弱而

不避非墨也吉凶與民同患當其可而已九二以剛中之才當險

難之世就使无大臣之位逢九五剛明中正謙巽之君猶當奔矣

而赴之與之濟難而泥居大臣之位乎得其志願何悔之有惜然

而改君奔湯以濟納溝之難也舍繁而起說奔高宗以濟大川之

難也机者君所憑也不言君而言机不敢斥所尊也雖然有似之

而非首石厚之奔州吁苟爽之奔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

董卓淫奔也非奔奏也學者審諸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

其躬志在外也險難之世非一端也有基難有作難有濟難有

也湯武伊周濟難也河橋白馬遭難也一老四皓免難也六三在

坎之外躬柔之德居无位之地柔則不競外則无險无位則无施

雖不能濟難其散於難而免其身何悔焉志在一世之外万物之

表故也志在一世之外者率世不能濁其潔志在万物之表者一

物不能傷其生故商山无斯高白馬无罔網人之或出或處各言

其志聖人所不能齊也不然仲尼以景公輕夷齊以魯黜重由求

乎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立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

吉光大也六三之渙其躬散一已之難也六三居險之外者也

也六三而為六四儲矣六四而為六三媿矣何也六四逢險難之

散其大者雖如山岳而其小者尚如丘陵散猶不散也不怨其丘

陵之小而懷匪夷之思必盡乎夷之而後已然後元吉而光大也

慕容紹宗之不追從侯景僕固懷恩之不平河九五渙汗其大號

此皆有血而不思夷之音也巽為高故有立九五渙汗其大號

此皆有血而不思夷之音也巽為高故有立九五渙汗其大號

此皆有血而不思夷之音也巽為高故有立九五渙汗其大號

此皆有血而不思夷之音也巽為高故有立九五渙汗其大號

此皆有血而不思夷之音也巽為高故有立九五渙汗其大號

此皆有血而不思夷之音也巽為高故有立九五渙汗其大號

此皆有血而不思夷之音也巽為高故有立九五渙汗其大號

此皆有血而不思夷之音也巽為高故有立九五渙汗其大號

此皆有血而不思夷之音也巽為高故有立九五渙汗其大號

此皆有血而不思夷之音也巽為高故有立九五渙汗其大號

此皆有血而不思夷之音也巽為高故有立九五渙汗其大號

此皆有血而不思夷之音也巽為高故有立九五渙汗其大號

此皆有血而不思夷之音也巽為高故有立九五渙汗其大號

此皆有血而不思夷之音也巽為高故有立九五渙汗其大號

此皆有血而不思夷之音也巽為高故有立九五渙汗其大號

漢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漢之六爻皆无凶悔吝者唯六三出外之君子

无與於濟難其餘諸爻皆奔走而為九五之用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德謙抑卑巽之度為一卦之主用羣臣之賢將何以大慰天下之望盡散天下之難乎不有大號令大建立大更革未見其可蓋天下有大險難如一身有大疾病也除大疾病者非一汗則疾不解辨大險難者非大號則難不散何謂大號發號施令必大焉先小者碎者雖多无補也高氏所大病者其政貪散財發粟之令一出而四海服秦民所大病者其政酷約法三章之令一下而萬民悅大者率矣何必多乎哉然除疾有二疾而不汗者死汗而復反者亦死散難有二无大號者民非從有大號而復反者民亦非從令之以薄斂而行之以重賦是反也令之以輕徭而行之以勞役是反也令之以省刑而行之以峻法是反也今出而民從之令反而民去之天下之難何時而散乎故又曰漢王居无咎居之為言執之以金石之堅行之以四時之信固守而不遷之謂也如上九是斯可以正值疑命而求无災咎矣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散大難者必去其源除大疾者必絕其根疽之為疾也能殺人而不善療疽者亦能殺人何也知療疽而不知消其根也血之毒而非氣之正者疽之根也愛其血而不聽其去者有疽根者也去其血而不與之尺者留疽根者也二者之禍其一醫之罪也其一豈醫之罪哉上九居渙之終能為九五之渙其血矣必去之盡而出之遠則天下之難其害日遠日亡矣不留者在止九聽与否不在上九也非九五剛明中正之君孰能一聽上九之所為哉可不懼乎孫武之誅隊長穰直之斬莊賈上也楚子常之殺无極陳元禮之誅侯景次矣

誠齋先生易傳下經卷第十五

誠齋先生易傳經卷第十六

廬陵楊

方重

廷秀

三三九下節身苦節不可貞象曰節身剛柔分而剛得中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初生民無窮民也民之無窮也民之欲無窮而財之生有窮必有窮者無窮民於是乎始窮

而窮也民之欲無窮而財之生有窮必有窮者無窮民於是乎始窮

聖人憂焉故受之以節節者約侈而歸節也節則裕裕則通故曰節身

身者通也然有財之窮必有節之窮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

於節始過於節則人情苦之而不可以於是節之始又窮聖人憂焉故

受之以中中者非不節亦不過於節故曰苦節不可貞又曰其道窮

也又曰中正以通中則通矣雖然中无形也无形則難守於是中之

說又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制制者禮後之法禮一立則截然不可

踰法一立則標子不可犯上下有分名器有等然後財不傷民不害

矣非必上之虐取然後為傷害也下无制變則財以侈自傷民以侈

自害也下侈且然流不止於下侈乎哉聖人之制變乎其如天地

乎天地節而四時成聖人節而天下富坎陽兌陰故曰剛柔分二五

皆以陽居中故曰剛得中分說坎險故曰說以行險二陽當君正之

正位故曰節而四時成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

生不茂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

度議德行水之在澤盈則溢平則鍾此節之象也分說坎險說過

一陰節之此節之理也故曰澤上有水節民後受之以節節苦受之

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乎曰未也約民以制以

制為制和先民以身為制也故以制數度初九不出戶庭无

初九不出戶庭无

九二不出

九三不出

九四不出

九五不出

上六不出

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何也初處士二六臣也身為大臣上逢九五剛陽中正之君謂宜佐

其君制數度以節天下之欲議德行以節其君之欲此其時不可失

子之節非求之外也節性而已不遷怒喜怒節矣不貳過過節矣

一簞瓢奉養節矣不出戶庭之制而制數度議德行不傷財不害民

節之道具矣何咎之有寡則行之戶庭而進通則行之

四海而準而況為邦乎初九窮而在下故不出戶庭

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以初則无咎以二則凶

其君制數度以節天下之欲議德行以節其君之欲此其時不可失

子之節非求之外也節性而已不遷怒喜怒節矣不貳過過節矣

一簞瓢奉養節矣不出戶庭之制而制數度議德行不傷財不害民

節之道具矣何咎之有寡則行之戶庭而進通則行之

四海而準而況為邦乎初九窮而在下故不出戶庭

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以初則无咎以二則凶

也今乃下同初九與士之節私微門庭之內而已一何不廣也故凶
故失時公孫洪之布被節則節矣於窮奢之上虛耗之民何裨焉九
二訟之主容
說之臣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

誰咎也 六三以兌說陰柔之極而在人上以其說豫充盈之勢極
後汰以自奉而不知節至於人惡其盈而職其室天收其
責然後其嗟亦何及矣自取之耳又誰咎哉鄭伯有管石宗是已
至見遂於國人追誦於白首而不悟也三居澤之極故溢而不節

六四安節身象曰安節之身承上道也 六三之不節不及於
節元過焉无不及焉節而中中而安其惟六四乎六四在坎之下居
水之距安焉自節而斷然不溢者也方九五之始以計節先天下乃
得六四之大由安節以承其上之道也天下所以蒙不傷則不害民
之福也故身非六四之身也代宗欲致太平而禡縮以清
德相曾不崇朝而黎幹崔寬郭子儀翁然而承之非承縮也承代宗
之道也使縮之情節不出於安而出於強是三人者肯心服而承之
哉幹與寬可強而服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
予儀可強而服也乎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

居位中也 九五以剛德為節之主宜其過於節也然甘而不苦者
也宮室卑矣衣服惡矣飲食菲矣何其節也然致美敬冕致孝
鬼神又何華也此其所以无生而不可尚也下皆受其吉康哉 **六**

苦節自凶悔亡象曰苦節自凶其道窮也 上六居節之極
非不自正也而奚其凶果凶矣又奚其悔之亡大吉凶悔吝大者凶
小者悔小者尚亡大者奚有焉悔亡凶亦亡矣今也前曰凶後曰悔
亡是凶而不凶也孝者至此宜覃思焉蓋君子之行或過或不及故
聖人之言或抑或揚上六在一卦之外此世外之士也世外之士過
於節而行一繫之若亦何思於人然厲其節極其苦以為自正之操
而不屑一此世之所疾故有凶之道焉伯夷隘是也然人苦其苦
而已甘其苦不怨不懟不訕不偷又何悔焉聖人愜其人而深戒之
以凶又嘉其節而深許之以悔亡悔亡凶乎是不許其一而許
其百也聖人之意章矣又哀之曰其道窮也豈不曰斯人也而有斯
窮也不以非道而窮蓋以道而窮者與孔子曰君子固窮固之為言
固當然也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然則
上六之凶何知非吉而其窮何知非通欤嗚呼上六之道其使人悲
也雖然可悲也而上六則榮矣自凶悔亡之辭孝者勿以其一發其一
則上六之窮未為終窮也說者乃以上六爻象之辭與卦辭所謂苦
節不可自之辭象所說其道窮也之辭此而同之使其一意而中言
則身繫矣夫卦爻之辭聖人不以苦節縛天下此上六之辭君子以

中

苦節繩一身也。以苦節繩天下，不可以苦節繩一身。又不可是退夷齊而進伯有，百崇也。豈惟易贅也，節之卦可廢矣。

中孚 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象曰中孚柔在内

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

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之為卦二柔在内則中虛中虛則无我二与五二剛得中則中實中實則有物中庸曰不誠无物心如器焉誠之在心如物之在器焉器虛

然後物得而實之心虛然後誠得而實之若有我之心先立則吾心先為有我之私所實矣將何地容此誠哉心者神明之舍舍不虛神

明將何居焉夫惟此心洞然而虛則至誠充然而實矣充然者發於中而孚於外此所以為中孚也中有玉者外必燁中有誠者外必孚

孚之為言此感於彼彼信於此之謂也是故中孚之所發上行之則順下信之則說故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孟子曰不誠

未有能動者也中孚所動至微而信豚魚至危而蹈水火至顯而化邦至幽而應乎天焉往而不動哉海客之機心侮人未知而漚鳥先

知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燕客之技心素人未資而白虹先竟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然則此危化邦有不足為者矣象曰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无形而能震川澤故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

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為中孚心一誠而誠萬用之大者其惟好生不殺乎故中孚至誠不殺之心百用之以議獄緩死好生合民

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鳥巢可窺况豚魚乎无它不殺之心乎于鳥耳使无誠慈好生之心巢中

之鳥不為海上之樞乎中庸曰誠不可揜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至元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外

无緩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至未變也不邪

閑不可与言存誠偽不去不可与言著誠是故中孚之誠不可不防其有它也然責子在初閑家在初防心亦在初若生子在初生見於

書責子之法也閑有家志未變見於家人之初九閑家之法也虞吉志未變見於中孚之初九防心之法也虞之為言防也徹无虞戒不

虞是也不及其初志之未變而防之俟其立而追炎而撲曲而揉決而隄則噬臍矣一真之外无非妄一誠之外无非偽妄与偽皆所謂有

它者也如禦寇賊如避風雨察吾心一毫有它則惕然而不安則防之周矣不思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動當

如顏子之所克者四其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庶矣乎不燕不安也

吾與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九二以剛正誠實之德而遇九五剛中誠

實之君進而居大臣之位其孚何先其惟以賢事君以心感賢乎夫惟九二剛而不諛正而不忌誠實而不欺以此號召天下之同類是

心一萌微而章隱而顯羣賢孰不響然而和之者蓋有此爵祿者我九五之君也不私此爵祿於己而樂與羣賢共之者九二中心之至

願也出於中心之至願而无一毫之忌疾同類何疑而不孚何畏而不應乎彼有實思仲舒之經術而薦之以相擇藩不悅真如之剛正

而薦之以使叛臣豈中心之孚也哉鶴祥禽也以喻九二之賢也在陰以陽如陰也其子同類也

六三得敵或鼓

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水之為物深則靜淺則動深則靜則波其下未必波其遇寒也其淺則冰其深未必冰何則淺則易搖

深則難撓也六三為澤水之淺居柔說之極故一與物遇鼓之則動罷之則止結之則止動之則動安能有守而自信哉人必自信然後人

信之六三已且不自信又何孚於人无它柔說躁動而在人上其位不當故也儀秦車緩左右反覆之人是已物我相遇曰敵風水相遭

巽故曰得敵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

上也為臣者不能誠其身則不能誠於君六四以陰居陰以順居下

不曰誠於君乎人知以盈自裕莫知以盈自仆人知以黨自助莫知以黨自蠹六四不盈如月之近於望不黨如馬之亡其匹其中心之

誠人信之君信之天信之又何咎矣張良蚤師黃石晚從赤松月幾望也韓愈前不汗在文後不汗在牛亦馬匹亡也絕類上也謂絕黨以

上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至誠如中孚可

謂道盛德至矣然五爻不言孚而九五獨言有孚豈不曰誠之至孚之盛其惟九五之所獨有而五二皆莫望其末光乎曰然然則九五

之孚不以其化邦則民斯從感物則物斯信涉險則險斯夷應天則天斯動乎曰是未足為九五有孚之吉也九五以剛健中正誠實之德

來天人万物之應方且揚然如拘牽而不少肆歉然自斂退而不敢居若不足受天人万物之歸已而不足以當天下之正位者此九五有孚之至也曰牽如者九五之心也曰位正當者非九五之心也

謙也九五雖剛而為巽順之主故牽如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

天何可長也天下之理德之小者不可以遠大任才之下者不可以慕高位无其資者不可以過其望也九居中孚

之外非中孚之徒无中孚之實為中孚之聲此妄而盜其詠而盜其
者也而乃挾其聲之善鳴下欲以動夫眾上欲以動夫君而躡取高
顯之位求之亦不可得得之亦不可以動夫眾上欲以動夫君而躡取高
之雞乃欲一飛而登天可乎夫一卒千里者為鶴也翔于千仞者鳳
凰也怒而飛九万里者大鵬也何也彼誠有其才德也曾謂一雞而
能登天乎晉之王衍唐之訓注是也上九巽之極高者故曰登天巽
為雞故
曰翰音

三三震上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

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

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

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

吉上逆而下順也小過之世何時也用靜吉用凶之時也曷為

作而下不應二也陰盛而陽微邪眾而正寡小人長而君子消三也

可以不靜而輕作乎哉當是之時君臣必也自揆其才互量其力而

安處其時小有所過則可大有所過則不可卑有所就則宜高有所奉

則不宜如飛鳥焉有所飛必有所歸也飛而无歸凶孰大焉是故非

有山可棲則不可以無空而飛也若下舍其良之山而欲上窮乎震

之大空至於无歸而遺音哀鳴則何及矣是以聖人首戒之曰小過

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言小者過則亨則利然必正乃可也有所

為則不可也猶恐其不量才力不度時宜而輕動也又戒之曰有飛

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言无若飛

鳥薄山梗羨雲飛始乎躁卒乎悔也維卑飛則吉則順則宜高率則

逆則不宜也周平王之伐鄭曾昭公之伐季氏東晉之北伐石晉之

挑契川是已柔得中謂二五剛失位而不中謂三四上逆謂五上以

陰乘陽下順謂初二以柔承剛內二陽外四陰有

飛鳥舒翼之象聖人因其飛之象而戒其飛之過

象曰山上有

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澤滅木為大過蓋澤

君子獨能之乎。小人亦能之。為過傲為過驕為過奢。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

可如何也。飛鳥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下也宜吉也而曰飛鳥以

之散為翼而初六上六又翼之銳者也翼之銳者不量其力之微不

飛則已一飛則有高翔遠過一舉千里之意初六陰柔之小人常有

進躡高位之心故聖人戒之曰飛鳥以凶又曰不可如何言高位必

疾顛如高飛之必速墮也蓋小過諸爻皆患於過不患於不及而初

六之小人一過則進居於二而為大臣矣豈不凶于而國哉凶于身不

足道也故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裴延齡李甘欲裂詔書而文

宗不相鄭注此得聖人戒初六之旨矣。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

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六二以陰柔之小人居六

心故常有弱其君之心然傍徨而不敢進窺覷而不得僭者有二陽

以扼其前也過其一又遇其一進則九四禦其腹退則九三要其背故

其僭不及於六五之君非不欲及也遇二臣之扼已不可越而過也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二剛失位而有益於君猶如此使其得位宜

如何哉周勃有驕主色而折於爰盜之一言淮南有反謀而寢於汲

黯之死義陶侃有坐觀危亂之意而思於温嶠義旗之見指皆遇其

臣故不及其君也九三以陽居陽故稱祖九四以陽居陰故稱妣

妣過其祖遇其妣豈惟六二全而无咎哉天下國家實无咎矣。九三

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君子

不可過推防小人不可不過防之不過有時不幸而從之矣非必升其

堂齊其敵如永從風光從莽固從憲皆從卓然後為從也不防而信

初六

飛鳥

以凶

象曰

飛鳥

以凶

不

可

如何

也

飛鳥

以凶

象曰

飛鳥

以凶

不

可

如何

也

飛鳥

也。能是則无咎矣。彼陰柔之小人終不可使之道長也。此聖人戒九
四之至也。天下多難得一君子。繼可待之以沒而况九三與九四同
志而分處乎。一賊巡王室於外。一打檣吾君於內。雖六五之弱庸可
謂乎。故周公居東不可无召公之為保。良平從行不可无蕭相之留
中。此愛莫助之詩。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
所以一倡而三歎也。

尤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弱也。然九三九四相與協力。或
推之或挽之。宜其能大有為而澤潤

天下也。然密雲而不雨。何也。天地之氣。陰陽和則雨。今陰盛而陽微。二不雨
也。陰陽交則雨。今震動於上而艮止於下。上下不應。陰陽不交。三不
兩也。兩露發生之母。雪霜肅殺之主。震與艮皆東卦也。生卦也。西郊
殺地也。卦為生卦而雲興於殺地。安得雨。四不雨也。六五之君何為
其然也。一陰不能主二陽。亦不能勝羣陰。故也大而澤潤天下。既不
能卓然立沛然施矣。乃欲力其大弱以矜其小強。如初六上六之飛
鳥而不能射也。如六二之逾越而不能止也。則亦乘其捷宿於巢。亦
者弋而射之。不知夫弋不射宿。聖人不乘物之不虞。以為己之能也。
乘物之不虞。以為己之能。亦可羞矣。晉明帝戮王敦之屍。唐代宗竊
韓國之首。是足為天子之威也乎。六五之公弋取彼在。况是已六五
以陰處陽。故雖弱而猶有所弋。以為強也。然則古之弱上亦曷嘗

无有為之志哉。六五震之二也。然自九三九四等而上之。至於六五
則為兌。允正秋也。故曰西郊。雲降則雨升而不降。則不雨已上者升
而不降也。公弋言王公之弋也。易有辭同而旨異者。故獲之幽人。為
男子而歸妹之幽人。則為女子歸妹之跛眇。為女子而履之跛眇。則
為男子。然則小畜之與小過。同於密雲不雨中。孚之與小畜。同於有
孚。學如豈可比。而同之哉。重曰。易无達吉。詩无達詒。春秋无達例。
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

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以陰柔之資。披震動之才。豈惟不與諸文
相遇而已。直超而過之。必出其上。極其高如飛

鳥為亢滿如此。豈不離災眚之凶乎。上自共驢下暨斯高。
其禍助一翰也。而後之小人好進者。爭趨之而未已。哀哉。

三既濟耳小利貞初吉終亂豕曰既濟小者身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

窮也

出多難而入无難。是為既濟之世。當是之時。小者亦身。况大者

而陸公舟而載危者。安險者濟。何憂之有。然人皆傲於洪德。莫或傲
於夷。人皆懼於覆舟。莫或懼於覆車。是以初吉而終亂也。秦滅六

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惟聖人能外
內无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此馮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
必禍也蓋人之常情多難則戒戒則憂憂則吉无難則驕驕則怠怠
則亂聖人見其初吉而探其終亂惟能守之以貞固而不終持之以
憂勤而不息則可以免終亂而不窮矣故戒之曰利貞又曰終止則
亂其道窮也剛柔正謂六爻剛居剛位柔居柔位柔得中謂六二終
止謂上六柔息自畫

象曰泉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

防之 泰天地之明交也既濟水火之明交而天地之互交也故泰者
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白泰之外孰有如既濟之吉耳者火
炎上也降而居下水潤下也騰而上居上此水火之明交也初與三五
皆乾也分而下於三陰二四與上皆坤也分而上於三陽此天地之
互交也天地通氣水火濟此其為既濟也當是之時固眾人所喜
而君子所懼也見其吉思其亂先其患豫其防可以保初吉而无終
亂矣此堯舜敬戒五虞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

无咎也 初九濟難之初將去危乱而之吉身也惟初九以剛居剛有
濟難之才又能竭濟難之力如良馬為駕大車涉大川舟將
離而未離岸將登而未登自非竭力以曳其輪至於濡尾
而不一之蹇何以能濟乎宜其无咎也此周公東征之事也

六二婦

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以陰居
三在前為婦車之象非象也然九三之火逼近六四之水火將進而隔
於水亦非之象也婦車有蔽而後可行喪其蔽不可行之象也六二
有文明中正之德太平之賢臣也當險難既濟之後太平之盛時也
上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太平之聖君也以賢臣當盛時遇聖君行
吾道以守盈成吾見其易易也然一有小隔於其間則此道阻而不
得行此衆人之所躁而競君子之所靜而俟者也躁而競者勝負未
可知靜而俟者不以而自定故曰勿逐七日得然非以中道自更而
不躁妄能如此故曰以中道也故管蔡之謗周公公不辯而曰自悟
燕王上之諧霍光不言而帝自祭二與五

為七六二與九五相應故為七日得詩有程弟**九三高宗伐鬼方**
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愆也 未濟求濟者既
濟求過於濟者傾

九三當既治之後挾重剛之資居炎上之極有求過於濟之心此小
人之好大喜功而不可用者也雖以中興之貴君一入其說輕用軍
師以伐遠方之小夷猶久而後勝既勝而中國之民亦憊且困矣以
賢君伐遠夷宜易而難宜速而久宜福而禍而况其餘乎武帝承文
景之後而伐匈奴效太宗當正蕪之際而征高麗皆此

類也善處既濟者其惟光武却臧官馬武之請中**六四緇有衣**

絺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凌於居者牆以寇退亦水於

婦之愚所能知也當五難之時而不為多難之備有天下國家者獨不足之知乎六四於水之下火之上是燥而固之時也宜喜而憂宜安而危方且皇皇焉求敝衣之為室隙之具以備舟車之用又且終日而戒焉疑焉尤頃刻而不戒不疑焉常其夜半而水驟至焉夫惟湯之旱所不能解故堯之水所不能涸此有備無患傳說所以成高宗也曰縹有衣絺有之為言不至於求而无之之謂虞翻曰縹衣也說敗衣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以剛明中止之君撫既濟无難之運思患豫防此將奚先其推清心寡欲恭儉无逸乎祀感之大事也過於豐不曰傷財尊於神不曰過制然猶以為用大牲不如薄祭之福俟備物不如急時之勤而况於奉已乎以此功民然文王之游田未嘗而八駿之轡已駕孝文之一臺不作而高戶之宮已新此聖人所以為九五而深慮也殺牛大牲也禴薄祭也西鄰之時言急時而不懈也

上六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不驕天下之至剛不息天下之至健去息然後德日

新治日隆安日永也今也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沒由无風波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乃欲褻裳仰馬河此必溺之道也危而不可久也明矣此言武王吳之後明皇天寶之末也可不懼哉濡至於首則弱其身可見矣坎水故濡上六在上故為首此聖人所謂初吉終亂者歟然猶有不信者何也

三三未濟身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濟身

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

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易之卦六十有四其辨邪正其防消長

知其幾也幸而至於既濟矣而其終猶未濟然則事何時而濟濟何時而定乎蓋天下國家之治如人之一身如天地之造化一身必以有喘天地書必有夜天下國家治必有亂其變无息聖人處之亦无息此易之道也是故泰復變為否既濟復變為未濟處既濟者在於有持守克終之心憂未濟者在於有進為克終之才心不克終故既濟為未濟才而克終故未濟為既濟濟斯身矣故曰未濟身非未濟之身也未濟而能濟之身也既曰身矣又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何也三陽失位而弱於中如狐之能濟而恨其小也推其才之能

未濟

濟而恨其小且弱故孤幾濟而衰力不能以幸其尾如事之幾成而
改才不能以畢其功長弘晁錯房瑄是已柔得中謂六五未出中謂
未出於險中剛柔應謂六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
位皆一陰一陽自相應也

物居方 水在火上則成烹飪之功故為既濟火在水上反是故為
未濟然君子觀未濟之象而得謹辨物居方之理何也六
位皆一陰在下陽在上物各有辨居不亂方則類聚羣分之理得
矣故舜與共驩雜如堯朝非辨物居方也進二八退四凶辨物居方
也可不謹乎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既濟之初
則无咎未濟之初六濡其尾則吝何也初九強於才者也巳濟而濡
其尾賀其濟而後濡也故无咎初六弱於才者也幾濟而濡其尾憂
其濡而不濟也故吝管仲之三歸反玷絳侯之有驕主色初九之濡
尾也曰濡至洛陽而後復敗劉裕得關中而復失初六之濡尾也亦不
知極謂才之小且弱者其極終无成而不自知也然雖不知其終極
之无成而能力其弱以濟難其濟尔志也其不濟非尔志也故聖人
惜之曰吝吝者力不足之辭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
正也 既濟之初九曰曳其輪濡其尾則乘者人曳者馬也未濟之九
二視初九可以為難矣自非九二以剛健堅貞之才居大臣中正
之位受九五孚信之知安能以一身莫助之力而獨濟大難之險以底
於中正之吉乎一蕭何而助者二人一鄧禹而助者二十有七人一
元齡而助者十有七人馬曳輪也羽既死飛六三未濟征凶利
又死而孔明自將以出祁山身曳輪也哀哉

濟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當險難
於才也若獨行以濟難得不凶乎然下有九二剛健之大臣上有九
四剛明之近臣六三能柔順以親附之亦可因人以成事涉險以濟
難矣其丙吉
王導之徒欤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
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臨難而坐觀履險而不欲濟无志者
志而无才者欲濟而不能濟有才而无位者能濟而不得濟備斯三
者其惟未濟之九四乎懷剛正之資其志立矣奮震動之威其才果
矣居近君之地其位親且重矣是惟无動動而用之以伐遠夷則有
大功受大賞必矣宜其志之得行吉而悔亡也然未濟之九四聖人
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九二聖人憂其伐鬼方之備何也既濟之
位利用靖未濟之世利用動也然未濟之九四亦必曰三年者戒其

未濟
未濟

欲速謹之至也。雖許其動，可輒動乎？馬援請行，征蠻於建武之隆季，請請行伐狄於正觀之盛，既濟之九三，以之宣王興衰撥亂之出而吉。用伐蠻荆，未濟之九四，以之。六五自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六五逢未濟之出，為濟難之出，而應之以陰柔之才，宜其如周平王

許之以无悔，何其反也。蓋未濟之六五，其躰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

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曰之有夏暉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

彌。六五文明之至，盛而養之以晦，剛烈之至，猛而揜之以柔。方日

虛其中，以臨照百官，正其身以正天下，堅其誠以信任羣才。故初

六之在下而弱才，乃最先濡其尾，以為之用。九二剛健之大臣，則又

身曳其輪，以為之用。六三之弱才，則又親附二陽，以為之用。九四剛

明之近臣，則又奮伐遠夷，以為之用。安得不一掃大難，為無難之出

一變未濟為既濟之時乎？備三吉之盛福，而无一毫之悔。尤九

又何疑焉？其湯武高帝之創業，少康宣王光武之中興，事耶。上九

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其首，亦

不知節也。未濟至於六五，已變而為既濟矣。至於上九，則周文武

燕羣臣嘉賓推孚誠以待下，以與天下樂其樂而已。故曰：有孚于飲

酒，无咎。然治亂同門，憂樂同根。天之道也。故又戒之曰：濡其首，有孚

失是，又戒之曰：飲酒，濡其首，亦不知節也。其明皇末造之事耶。既濟上

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

一身，酒之溺人，溺其身。及其天下國家，故逢水

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禹黜白酒之功，大於平澤水。

易傳下經卷第十六





